

您是家乡的那座山岗

◎童仕文/口述 方钧良/记录

春雨落在清明

◎张文龙

清明将至,落雨了,春雨落在清明。

清明将至,春雨绵绵而至,气温骤降,春寒料峭。临窗静坐,煮一壶春水,沏上一杯明前新茶,慢观茶叶在春水中舒展,霎时间茶香氤氲,抿一口,茶香溢满齿喉。手持唐诗一卷,诵一句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抿一口新茶,听一曲春雨淅沥,确有“慢煮春水戏春茶,临窗静听龙游雨”的这份惬意。

春雨霏霏,沾衣欲湿,心生春雨中闲行莲湖溪畔之念。立于莲湖桥上,抬眼望去,两岸杨柳堆烟,倒映溪中。春分已过,日已长,奈飞絮未起。溪上柳下,黄黄的迎春花点缀其中。信步溪畔,景色不复春晴时。风雨中,桃花谢了,梨花败了,樱花残了,满地落英。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
行至方山桥,莲湖溪畔又给人以惊喜。溪西畔还是那柳烟深深,溪东畔则是“荷之韵”文化墙。文化墙虽不长,但也粉墙黛瓦,有关荷的绘画、诗词映入眼帘。一路走去、一路看去、一路读去,“笑指吾庐何处是,一池荷叶小桥横”,粉墙上的这一句,很是应景,虽没有一池荷叶,但有满墙荷韵,恰好又有方山桥横于莲湖溪上,过桥便有人家。溪东的水墨与溪西的绿柳,相得益彰,令人赏心悦目,特别是在绵绵细雨中。

渐闻流水声变大,看去,小瀑布到了。春雨落,溪水涨,小瀑布也“轰鸣直下”“一泻千里”。莲湖溪畔平时行人不多,在料峭春雨中就更多了,如此,小瀑布的“轰鸣”越发衬出溪畔的宁静。

清明将至,回到北乡,帮妈妈做清明粿。其实这是一句空话,年年说要学习怎么做,年年都是直接吃、拿现成的。小儿倒是热情高涨,拿着刻有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抑或是“鱼”“花”吉祥如意之寓意的印模子,这边印印,那边弄弄。“不要在这里搞破坏,现在雨小,换上雨靴,你们去捡拾‘地边形’去。”奶奶终于看不下去了。“地边形”(音,北乡话)就是地衣、地木耳,叫“地边形”估计是取其长在地边之意。

换好雨靴,小儿跨着小竹篮,刚出家门雨就停了。一家三口有说有笑,慢行在雨后的乡间小路。此时油菜花已在风雨中落去许多,枝头只剩为数不多的残花,花瓣上盈着雨水,晶莹剔透,没有蝶陪、没有蜂语。举目三门源饭甄山,雨虽停,云雾未去,有下绕之势。饭甄山的云雾,是我小时候预判天气的晴雨表,特别在这春雨时节。倘若云雾上走,天白山青,则雨收,一时半会没雨;若像现在所看到的云雾下绕,雨水将至,云雾越浓,甚至吞没整个山头,大雨将至。

趁着云雾下绕,雨未至,我们在家北边的状元峰下,搜寻捡拾“地边形”。连日的春雨,催长了不少,草丛里、沙石上一朵朵、一丛丛,小儿不管大小,也不抖去些泥沙,只管一把一把抓入竹篮。抬头看那饭甄山的云雾又下绕了不少,“又要下雨了,你看那山上的云雾。”我指着饭甄山方向对妻儿说,“而且云雾那么厚,估计一会雨很大,捡拾得差不多了,我们回家去。”归家途经一小片茶园,发现茶树之间,散长着许多“山粉苗”(音,北乡话),也就是蕨菜,因蕨菜根可磨山粉,故称其苗为“山粉苗”,于是采了一大把,晚上与“地边形”一起为餐桌添点春色。

雨还是又落了且不小。静坐檐下,屋东南角的一小块竹林,竹枝在春风春雨中飘摇;屋东紧挨厨房的那株枇杷,幼果高簇;与枇杷树相对的梅树,花早已落去,时下新叶繁茂。厨房中清明粿的清香,随风雨直扑而来,再一次告知我们清明将至。

走进厨房,妻儿狼吞虎咽,妈妈则在一旁往一个空篮子里装东西:一瓶酒三双筷子三个小酒杯、三个刚出笼的清明粿装在素洁的盘子里。雨大,没有叫上妻儿,我与父亲撑着伞走在去拜祭先人的小路上……

又是一年清明时节,我接到了三哥童仕新生前战友梁敏从上海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炮兵65师623团战友会上又说起童仕新了,并要求我写点回忆哥哥的文字。接完电话,我不得得抬头静静凝望着那座山岗,仕新哥哥生前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……

我的老家在塔石镇童岗坞村,家中兄弟7个,出生于1940年2月的仕新哥哥排行老三。少年时的三哥勤奋好学,乡亲们在教育孩子总是以我的仕新哥哥为榜样。1956年三哥就加入共青团,1959年3月19岁的他就参军了。在部队期间,仕新哥哥表现好,一路成长为副连长。

因我与三哥仕新年龄相差较大,他参军时我才3岁。他每月从生活津贴费里节省下20元寄回家:“两位兄长分家了,各给大哥、二哥5元,其余10元留家里贴补。弟弟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爹娘记得要买点肉给他们吃吃……”幼年的我,没有仕新哥哥的印象,只是在大人們的口中才知道有个三哥在当解放军,这让我引以为豪,在小伙伴们面前津津乐道。

记得1964年的夏天,那天9岁的我割了满满一筐猪草背回家。快到门口时,我一眼望去,家里来了许多人,有邻居也有附近的亲戚。我挤进人群,一位身材高挑、面容俊朗、穿着解放军军服的年轻人快步走到我跟前来。那时的我,个

头矮小、面黄肌瘦。“老五回来了!让阿哥好好看一看,当年我到部队,老五还是穿开裆裤呐!”他半蹲着帮我把一筐沉重的猪草卸下。“快叫三哥,快叫三哥!他可是头一趟回家探亲呀!”父亲朝我高兴地说。

“爹!老五今天怎么没读书呀?”“家里穷呐!”“现在不读书不行啊!我在部队就尝到了缺少文化的苦头!我们家再穷也不能耽误了弟弟们读书的事!”父亲和三哥的一番对话,我至今记忆犹新、清晰如昨。正是三哥当年的努力帮助,我才有幸在家人还吃不饱饭的困境下,背起一只破布袋当书包,在许多同龄人羡慕的眼光中,迈进了村小学校。

我读书识字了,三哥从部队寄来家书的念诵及回复等重要工作,开始由我承担。正因这样,我从中得到了三哥的鼓励与鞭策,我在学文化、学本领的道路上更加努力。

1966年8月,我收到三哥的家书,信中有句话让我记忆深刻:“自古男儿忠孝难两全,我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!请爹娘和兄弟们理解,我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家人最大的孝……”当时,年少懵懂的我,并不知晓其中深义,只是照着样念给文盲的爹娘听了一下。

时至1967年6月的一天,我放学回家,又看到家里挤了许多人。这回,除了有村干部、公社干

部,竟然还有县领导。老爹的双眼已哭得通红,他看见我后就转过身,面对墙壁又大哭起来。我紧跨几步进房寻母,见老娘已晕倒在床上,边上有几个女眷在轻声安慰。原来,我敬仰、朝思暮想的仕新三哥在5月27日遭遇美军的敌机轰炸,牺牲在援越抗美的战场上。那时,我感觉天塌了下来,四周一片黑暗……

低沉的哀乐、黑色的挽联、黄色的菊花、悲泣的人群……那天,衢县在我们童岗坞村的晒谷场上举行追悼大会,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了万余人,乡亲们以悲痛的心情告别在异国他乡壮烈牺牲的好儿郎童仕新。

追悼会现场庄严肃穆,灵堂正中悬挂着童仕新烈士的遗像,两侧摆放着众人敬献的花圈。“壮志守边关,虎胆写忠诚”“热血洒边疆,浩气震长空”“人民卫士,忠魂不泯”等挽联格外醒目,许多老人泣不成声,表达了乡亲们对他的思念之情。

三哥,您离开我们已经51年了……这些年里,我轻易不敢回忆您生前的事情,思则心痛落泪,不能自己。现在我身边还小心地存放着您生前的照片和部队发的荣誉证书、烈属证等。每次打开这些珍贵的史料,我就看到您的笑脸,凭着仅有的记忆想念您!

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三哥。

一封寄往天国的信

◎陈德荣

艾湘:

请原谅今年清明节我不能来看你、为你扫墓了,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,为防疫不能远行。我只能给你写封信,表达我对你的思念;我捻土为香,寄托我的哀思。

人生五十年,弹指一挥间,一个偶然的机,让我们相遇、相知、相恋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,迫于生计,我背井离乡来到武夷山麓一个小山村。那时的我人地生疏、举目无亲,就像在孤独寂寞的河流之中一叶扁舟。我租住你家堆放杂物的小屋里,小屋墙体总高度约有五米,上端有一米左右四面不砌墙,用二十四根小柱子顶着屋顶。一到冬天,寒风凛冽,直灌屋内,经常冻得我蜷缩在墙角。我在你家搭伙吃饭,可是我们很少交流。当时,你在村小学担任代课老师。你容貌娇美,身材高挑,皮肤白皙,一头秀发似瀑布一样。我总是感觉你有点孤傲、冷艳,很难接近,偶尔碰面,也只是点点头、打声招呼而已。

一次偶发事件,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有一天晚上,你在从学校返家途中,被一种叫“五步蛇”的毒蛇咬伤了。同事把你背回家来,你全家顿时乱了方寸,村里离最近的医院也有三四十里地,又没有交通工具,如果抢救不及时就会危及性命。我闻讯连忙赶来,看到你脸色苍白,大汗淋漓,脚背上被毒蛇咬伤处出现红肿。我看了一下说:“别急,我来处理。”人们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。我叫你母亲端来清水,

将伤口进行清洗,然后我俯下身去,用嘴巴用力在伤口上吮吸,将毒液一点一点吸出来。接着,让你父亲带上手电筒去田野山上采了几样草药,咀嚼后敷在伤口上。做完这一切,我告诉大伙:“我的祖辈都是行医的,尤其对蛇伤的医治有独到的研究,敷上药后,二三个小时后就会消肿,肯定没事的。”后来连续敷了几次草药后,你可以正常行走了,三天后就又能回到学校上课了。你母亲为了谢我,给我送来了香菇、鸡蛋、野猪肉。

这以后,我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。你知道我喜欢看书,就向同事为我借书;我的衣服脏了,你会隔三差五帮我拿去洗。有一次,你对我说:“我晚上一个人从学校里回来有点怕,你能不能到学校里来接我?”于是我当起了“护花使者”,在皓月当空、露重风轻的夜晚,我们漫步在乡间小路,鸟语虫鸣,野花馨香和泥土芬芳揉合在一起,美妙而摄人魂魄。记得有一次,突然下起了雨,我们共用一把雨伞,相互搂着肩膀,两颗年轻的心贴得那么近,能听见彼此的心跳。

我们很快沐浴在爱河之中,品尝爱的美饕、情的琼浆。我们一起上山采蘑菇、拾橡果,一起下河抓鱼虾、捞螺蛳,一起聊文学、看电影、憧憬未来。每当看到你清澈明亮的双眸,听着你柔情似水的话语,我的生活变得光鲜亮丽,色彩斑斓。你跟我说:“我想把我的心化作一朵白云,随你到天涯海角,让我的灵魂变成一团薄雾,与你形影

不离。还有我喜欢孩子,我们要生一群孩子,让他们围在我们身边。”幸福伸手可及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五十年前的中秋节一早,我去了四十里外的集镇,为你去买做裙子的布料。下午二点多钟,我走到村口碰到万老师,他哽咽着告诉我,你为了抢救落水学生溺水身亡了。我顿时慌了,跌跌撞撞赶到出事地点水碓底,远远看见你的身子还趴在水牛背上,秀发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。见此情景,我五内俱焚,瘫倒在地,不省人事。

人生无常,生命脆弱,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我们天人永隔。你的离去,令我从幸福巅峰跌入痛苦的深渊,天空变得阴霾重重,生活暗淡无光,人生失去光泽。回望那通往学校的小路上留下一串串脚印,在我心中已然幻化成点点滴滴的泪痕,密密麻麻的伤痛。流血的心像被无数小虫在咬噬,形同刀割,使我在悲苦回忆中徘徊踟躇,常常辗转难眠。

后来,我决定离开曾经给我带来欢乐和幸福又使我伤心欲绝的地方。返回浙西老家前,我再次来到你的墓地与你告别。当时已值深秋,寒风瑟瑟,草木凋零,落叶成冢,我亲手采摘野菊花,精心编织成花篮轻轻地放在你的墓前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你的音容笑貌如影随形陪伴着我,令我魂牵梦绕,挥之不去。天长地久有尽时,此爱绵绵无绝期。愿你在天国,一切安好,祈求有来生,再续前缘!

